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說岳全傳  
第五十九回 召回兵矯詔發金牌 詳惡夢禪師贈偈語

詩曰：北狄連番犯宋關，英雄並起濟時艱。金兵大潰朱仙鎮，幾使餘生不得還。

滿期直搗黃龍府，二聖迎歸復汴京。爭奈班師牌□二，大勛一旦敗垂成！

卻說兀朮望著石壁上一頭撞去，原自捨身自盡，不道天意不該絕於此地，忽聽得震天價一聲響，那石壁倒將下去；又聽得豁喇喇的，山嶺危巔盡皆倒下。兀朮扒將起來一看，山峰盡平，心中大喜，跨上馬，招呼眾將上嶺。

那些番兵個個爭先，一擁而上，反擠塞住了。剛剛上得五六千人，忽然一聲雷響，那巔崖石壁依舊豎起。後邊人馬不得上山。看看追兵已到，把那些金兵猶如砍瓜切菜一般，無路逃生。兀朮在嶺上望見山下，見那本邦人馬死得可憐，不覺眼中流淚，對著哈迷蚩道：「某家自進中原，所到之處，望風瓦解。不想遇著這岳南蠻如此厲害，六□萬人馬，被他殺得祇乘五六千人！還有何面目回去見老狼主，倒不如自盡了罷！」說罷，便拔出腰間佩劍欲要自刎。哈迷蚩將他雙手緊緊抱住，眾將上前奪下佩刀。哈迷蚩叫聲：「狼主，何必輕生！勝敗乃兵家常事。且暫回國，再整人馬，殺進中原，以報此仇。」

正說之間，祇見對面林子內走出一個人來，書生打扮，飄飄然有神仙氣象，上前來見兀朮道：「太子在上，你祇想調兵復仇，終久何用？若向鍋中添水，不如灶內無柴。況自古以來，權臣在內，大將豈能立功於外？不久岳元帥自不免也。」兀朮聽了，恍然大悟，遂作揖謝道：「極承教諭！請問先生尊姓大名？」那人道：「小生之意，不過應天順人，何必留名？」遂辭別而去。

兀朮就吩咐早早安營，且埋鍋造飯，吃了一餐。哈迷蚩道：「天遣此人點醒我們，狼主且暫住營。待臣私人臨安，去訪秦檜。等他尋個機會，害了岳飛，何愁天下不得？」兀朮大喜道：「既如此，待某家寫起一書來，與軍師帶去。」當下就取過筆硯，寫了一書，外用黃蠟包裹，做成一個蠟丸，遞與哈迷蚩道：「軍師，你進中原，須要小心！」哈迷蚩道：「不勞狼主囑咐，小臣自會見機而行。」遂將蠟丸藏好，辭了兀朮，悄悄的暗進臨安而去。後人有詩曰：

戰敗金邦百萬兵，中原指日息紛爭。何來狂士翻簧舌，遂致昌平智復萌！

且說岳元帥就在金牛嶺下紮住營盤，賞勞兵將，一面寫本進朝報捷；一面催趨糧草，收拾衣甲，整頓發兵掃北。按下慢表。

再說那哈迷蚩打扮做個汴京人模樣，悄悄的到了臨安。那一日，打聽得秦檜同了夫人王氏在西湖上遊玩，即忙也尋到湖上來。祇見秦檜正在蘇堤邊泊下座船，與夫人對坐飲酒，賞玩景致。哈迷蚩就高聲叫道：「賣蠟丸，賣蠟丸！」叫過東來，又叫過西去。那王氏聽得賣蠟丸的祇管叫來叫去，就望岸上一看，便叫：「相公，這不是哈軍師麼？」秦檜一眼望去，說道：「不差，不差！」便吩咐家人：「去叫那賣蠟丸的上船來見我。」家人領命，忙忙的走到船頭上，把手一招，叫那賣蠟丸人上船來，同了家人進艙跪下。

秦檜問道：「你賣的是甚麼蠟丸？可醫得我的心病麼？」哈迷蚩道：「我這蠟丸專治的是心病，且有妙方在內。但要早醫，緩則恐其無效。」秦檜道：「既如此，且把丸子留下，我照方而服便了。」叫家人：「賞他□兩銀子去罷。」哈迷蚩會意，謝賞而去。

秦檜將蠟丸剖開看時，卻是兀朮親筆之書，責備「秦檜負盟，致被岳飛殺得大敗虧輸。若能謀害得岳飛，方是報我國之恩。倘得了宋朝天下，情願與汝平分疆界」等語。秦檜看完，即將書遞與王氏道：「四太子要我謀害岳飛，當如何處置？」王氏道：「相公官居宰輔，職掌群僚，這些小事有何難處。況且前日藥酒之事被牛皋識破，今若滅了金邦，功高無比。倘然回京，查究出此事來，我們一家性命難保。為今之計，不如慢發糧草，祇說今日欲與金國議和，且召他收兵，暫回朱仙鎮養馬。然後再尋一計，將他父子害了，豈不為美？」秦檜大喜道：「夫人言之有理。」遂命罷宴開船，上岸回府。

那哈迷蚩見了秦檜，送了蠟書，依舊扮作客商模樣，取路回營，來見兀朮道：「臣在西湖上見過秦檜夫妻，接了蠟丸，已是會意，料他必然有計與狼主搶天下。我等且回關外，再差人打聽消息便了。」兀朮遂命拔寨，帶領了敗殘人馬，往關外去了，不提。

卻說岳元帥與各元帥在營中商議調兵養馬，打點直搗黃龍府，迎還二聖，早晚成功。卻是糧草不至，不知何故？正在差官催趨軍糧，刻日掃北，忽報有聖旨下，岳爺一同眾元帥出營接旨，欽差宣讀詔書，卻是召岳飛班師，暫回朱仙鎮歇息養馬，待秋收糧足，再議發兵。

岳爺送了欽差，回營坐定。當下韓元帥開言道：「大元戎以□萬之眾，破金兵百萬，亦非容易。今成功在即，不發兵糧，反召元帥兵回朱仙鎮，豈不把一段大功，沉於海底！這必是朝中出了奸臣，怕大將立功。元帥且自酌量，不可輕自回兵。」岳元帥道：「自古君命召，不俟駕而行，不可貪功，逆了旨意。」劉元帥道：「元帥差矣。古云將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。今金人銳氣已失，我兵鼓舞用命，恢復中原，在此一舉。依著愚見，不如一面催糧，一面發兵，直抵黃龍府，滅了金邦，迎回二聖。然後歸朝，將功折罪，豈不為美？」

岳爺道：「眾位元帥有所不知，本帥因槍挑小梁王，逃命歸鄉。年荒歲亂，盜賊四起。有洞庭湖楊么差王佐來聘本帥，本帥雖不曾去，卻結識了王佐，故有斷臂之事。我母恐我一時失足，將本帥背上刺了『精忠報國』四個大字，所以一生祇圖盡忠。即是朝廷聖旨，那管他奸臣弄權！」途傳令拔寨起營。一聲炮響，□三處人馬分作五隊，滔滔的回轉朱仙鎮。依舊地紮下□三座營頭，各各操兵練卒，專待秋收後進兵。

一面喚過岳雲，暗暗吩咐道：「方今奸臣弄權，專主和議。朝廷聽信奸言，希圖苟安一隅，無用兵之志，不知將來如何？你可同張憲回到家中，看望母親，傳教兄弟些武藝。倘有用你之處，再來喚你。」二人領命，拜別了岳爺，來與關鈴作別，便道：「向日承我弟所贈寶駒，愚兄目下歸鄉，並無用處，今日物歸故主。愚兄暫時拜別，不久再得相會。」關鈴祇得收了赤兔馬，依依不捨，直送至□里方回。那岳雲自和張憲二人，一同歸鄉去了。

一日，岳元帥同眾元帥坐談議論，忽叫一聲：「張保何在？」張保應聲道：「有！小人在此，元帥有何吩咐？」岳爺對著眾元帥道：「這個張保，乃是李太師的家丁，送與我做個伴當，想要尋個出身。他隨我數年苦戰，元帥們也知他的功勞。今蒙聖恩賜我的空頭札付，本帥意欲與他一道，往濠梁去做個總兵，可使得麼？」眾元帥道：「大元戎何出此言？張將軍在帳下不知立了多少大功，莫說總兵，再大些也該。」岳元帥便取過一道札付，填了姓名，就付與張保道：「你可回去領了家小，一齊上任。」張保道：「小人不願為官，情願在此跟隨元帥。」岳爺道：「人生在世，須圖個出身，方是男子漢。你去，不必多言！」張保見岳爺主意已定，祇得稟道：「小人去便去，若做不來總兵，是原要來伏侍元帥的。」岳爺道：「祇要你盡心保國，有何做不來之事？」張保叩辭了，並拜別了眾位元帥，出營起身去了。

岳爺又叫聲：「王橫。」王橫跪下道：「元帥有何吩咐？」岳爺道：「我欲叫你去做個總兵，你心下如何？」王橫連忙叩頭稟道：「啊呀！小人是個粗人，祇曉得跟隨大老爺過日子，不曉得做甚麼總兵總將的。若要小人去做官，情願就在老爺跟前自盡了罷！」岳爺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便罷了！」王橫謝了元帥，起來走過一邊。眾元帥道：「難得元帥手下都是忠義之人，所以兀朮屢敗。」

正在閑談，忽報聖旨又下。眾元帥一同接進，天使開讀，卻是命岳元帥在朱仙鎮屯田養馬；眾元帥節度且暫回本汛，候糧足聽調。眾元帥謝恩，送出天使。回營養馬三日，韓元帥、張元帥、劉元帥，與各鎮總兵、節度使齊到大營，與岳元帥作別，俱各拔寨起身，各回本汛去了。

且說岳爺在朱仙鎮上終日操兵練將，又令軍士耕種米麥，專等旨意掃北。不道秦檜專主和議，使命在金國往返幾回，終無成

議，看看臘盡春殘，又是夏秋時候。一日，閑坐帳中，觀看兵書，忽報聖旨下。岳飛連忙迎接開讀，卻是因和議已成，召取岳飛回兵進京，加封官職。岳翁謝恩畢，送出天使，回到營中。對眾將道：「聖上命我進京，怎敢抗旨？但奸臣在朝，此去吉凶未卜。我且將大軍不動，單身面聖，情願獨任掃北之事。倘聖上不聽，必有疏虞。眾兄弟們務要戮力同心，為國家報仇雪恥，迎得二聖還朝，則岳飛死亦無恨也！」眾將道：「元帥還該商議，怎麼就要進京？」岳翁道：「此乃君命，有何商議。」

正說之間，又報有內使賈著金牌，遞到尚書省札子，到軍前來催元帥起身。岳翁慌忙接過，又報金牌來催。不一時間，一連接到二道金牌。內使道：「聖上命元帥速即起身，若再遲延，即是違逆聖旨了！」岳翁默默無言，走進帳中，喚過施全、牛皋二人來道：「二位賢弟，我把帥印交與二位，暫與我執掌中營。此乃大事，須當守我法度，不可縱兵擾害民間，也不枉我與你結義一番！」說罷，就將帥印交付二人收了。再點四名家將，同了王橫起身。眾統制等並一眾軍士，齊出大營跪送，岳翁又將好言撫慰了一番，上馬便行。但見朱仙鎮上的居民百姓，一路攜老挈幼，頭頂香盤，挨挨擠擠，眾口同聲攀留元帥，哭聲震地。岳翁揮淚對眾百姓道：「爾等不可如此！聖上連發二道金牌召我，我怎敢抗違君命！況我不久復來，掃清金兵，爾等自得安寧也。」眾百姓無奈，沒一個不悲悲楚楚，祇得放條路讓岳翁過去。眾將送了一程，岳翁道：「諸位將軍，各自請回罷！」眾將俱各灑淚作別，直待看不見岳翁，方各回營。

後人讀史至此，有詩惜之曰：

胡馬南來捍禦難，中原疆土日摧殘。幸逢大帥忠誠奮，感激諸軍勇力殫。

百戰功高番寇遁，幾回凱捷庶民安。高宗不信秦長腳，二聖終當返御鑾。

又有詩罵秦檜曰：

通金受策哈迷蚩，長舌東窗毒計施。二金牌三字獄，萬年遺臭檜奚辭！

且說岳翁同王橫帶著四名家將，離了朱仙鎮，望臨安進發。在路非止一日，來到瓜州地方，早有驛官迎接。到官廳坐定，上前稟道：「揚子江中風狂浪大，況天色將晚，祇好在驛中安歇。等明日風靜了，小官準備船隻，送大老爺過江罷。」岳翁道：「既如此，且在此暫歇罷。」那驛官忙忙的去整備夜膳，請岳翁用了，送至上房安歇。王橫同四位家將，自在外廂歇宿。

那岳翁中心有事，睡在床上，不覺心神恍惚。起身開門一望，但見一片荒郊，蒙隴月色，陰氣襲人。走向前去，祇見兩隻黑犬，對面蹲著講話。又見兩個人赤著膀子，立在旁邊。

岳翁心裡想道：「好作怪！畜生怎麼會得說話？」正在奇怪，忽然揚子江中狂風大作，白浪滔天，江中鑽出一個怪物似龍非龍，望著岳翁撲來。岳翁猛然吃了一驚，一跤跌醒，卻在床上，一身冷汗，卻是一夢。側著耳朵聽時，譙樓正打三鼓，暗想：「此夢好生蹊蹺！曾記得韓元帥說，此間金山寺內有個道悅和尚，能知過去未來。我何不明日去訪訪他，請他詳解？」

主意定了，到了天明起來，梳洗了，吩咐王橫備辦了香紙等物。那驛官已將船隻備好，岳翁將幾兩銀子賞了驛丞，下船過江，一徑來到金山腳下上岸，命家將在船看守，止帶了王橫，信步上山。來到大殿上，拜過了佛，焚香已畢。轉到方丈門首，祇聽得方丈中朗然吟道：

苦海茫茫未有涯，東君何必戀塵埃？不如早覓回頭岸，免卻風波一旦災！

岳翁聽了，暗暗點頭道：「這和尚果然有德行。但雖勸我修行，那知我有國家大事在心，怎能丟著？」正想之間，祇見裡邊走出一個行者來道：「家師請元帥相見。」岳翁隨了行者走進方丈。那道悅下禪床來，相見已畢，道悅道：「元帥光臨，山僧有失遠接，望乞恕罪！」元帥道：「昔年在灑泉山參見我師，曾言二三年後再得相會，不竟果然！下官祇因昨夜在驛中得一異夢，未卜吉凶，特求我師明白指示！」道悅道：「自古至人無夢，夢景忽來，未必無兆。不知元帥所得何夢，幸乞見教。」岳翁即將昨夜之夢，細細的告訴了一遍。道悅道：「元帥怎麼不解？兩犬對言，豈不是個『獄』字？旁立裸體兩人，必有同受其禍者。江中風浪，擁出怪物來撲者，明明有風波之險，遭奸臣來害也！元帥此行，恐防有牢獄之災、奸人陷害之事，切宜謹慎！」岳翁道：「我為國家南征北討，東蕩西除，立下多少大功，朝廷自然封賞，焉得有牢獄之災？」道悅道：「元帥雖如此說，豈不聞『飛鳥盡，良弓藏』？從來患難可同，安樂難共。不如潛身林野，隱跡江湖，乃是哲人保身之良策也。」岳翁道：「蒙上人指引，實為善路。但我岳飛以身許國，志必恢復中原，雖死無恨！上人不必再勸，就此告辭。」道悅一路送出山門，口中念著四句：

風波亭上浪滔滔，千萬留心把舵牢。謹避同舟生惡意，將人推落在波濤。

岳翁低頭不語，一徑走出山門。長老道：「元帥心堅如鐵，山僧無緣救度。還有幾句偈言奉贈，公須牢記，切勿亂了主意！」岳翁道：「請教，我當謹記。」長老道：

歲底不足，提防天哭。奉下兩點，將人荼毒。

老柑騰挪，纏人奈何？切些把舵，留意風波！

岳翁道：「岳飛愚昧，一時不解，求上人明白指示！」長老道：「此乃天機，元帥謹記在心，日後自有應驗也。」岳翁辭別了禪師，出了寺門。下山來，四個家將接應下船。吩咐艄公解纜，開出江心。岳翁立在船頭上觀看江景，忽然江中刮起一陣大風，猛烈風浪大作，黑霧漫天。江中涌出一個怪物，似龍無角，似魚無腮，張著血盆般的口，把毒霧望船上噴來。岳翁忙叫王橫，取過這杆灑泉槍來，望著那怪一槍戳去。有分教：

水底撈針難再得，海中失寶怎重逢？

不知那怪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